

爱和罪

张世琦 ◆ 著

一个中国法官的办案手记

LOVE & CRIME

LOVE & CRIME



924

170

发和罪

世琦◆著

一个中国法官的办案手记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711731

0A08/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 and 罪:一个中国法官的办案手记/张世琦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

ISBN 7-5036-4768-X

I. 爱… II. 张… III. 刑事犯罪—案例

—分析—中国 IV. D924.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115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周丽君

装帧设计/孙 杨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法学学术与综合出版分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陶 松

开本/32

印张/6.25 字数/115 千

版本/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电话/010-63939796

网址/www.lawpress.com.cn

传真/010-63939622

法学学术与综合出版分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xueshu@lawpress.com.cn

读者热线/010-63939714

传真/010-63939701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传真/010-63939777

客服热线/010-63939792

网址/www.chinalawbook.com

电子邮件/service@chinalawbook.com

中法图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中法图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中法图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中法图苏州公司/0512-65293270

中法图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7-5036-4768-X/D·4486

定价:15.00 元

自序



自序

婚姻、爱情，是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苦乐参半，悲喜共存，实在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内容。因为情场、婚姻就像辽阔的海面，无风平如镜，风大浪如山。在这里，一些人欣赏到了令人陶醉的画面，还有一些人在风浪中遇到了不幸，葬身鱼鳖。

我是搞刑事审判的在职法官，与新闻记者不同。我在工作中所接触到的，是事物的反面、阴暗面。许多事件血淋淋、凄惨惨，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经我主审，一些人被送进了监狱，一些人被押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我亲眼看到，一些人因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原因，从高高的位置上一下子就跌进了万丈深渊；还有一些人，由于抢劫、盗窃、杀人、放火，从本来就不高的位置上，滚进了山谷。两种不同职位和社会地位的人，常见犯罪尽管不一样，但在两性、婚姻、爱情这块沼泽地里跋涉，蓝领人、

白领人、高个人、矮个人，都有人不断地陷进去。

近些年，两性、婚姻、爱情这块土地，就像神秘和恐怖的百慕大海区，使不少人在这里遇到风浪。回首近几年所承办的案件和接触到的事例，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它整理一下，献给读者，供读者在茶余饭后一阅，使读者对神秘和恐怖的婚恋地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了解一斑。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世琦

2004年3月6日

目 录



目 录

自 序

I

美女杀人

1

王吉被骗

11

坎坷婚姻

19

失恋之后

29

井里女尸

38

回家捉奸

48

屋梁悬尸

53



恶女胖墩

60

多疑丈夫

66

秦太偷驴

71

教训姐夫

80

居要好邻

87

女人强奸

93

一夜夫妻

98

野鸳鸯

105

夫妻卖人

112

裤裆开线

116

妻子外出

119

大鲜桃

126

半夜敲门

132



目
录

女挂男抢

136

得了性病

140

处个贴子

144

留人过夜

150

贩卖女人

155

家庭暴力

159

捆绑夫妻

164

强奸妻子

175

借腹生子

180

近墨者黑

185

作者小传

189

美女杀人



美女杀人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把张艳和唐奇两个年轻人都判处了死刑。宣判后，他俩都上诉。张艳的上诉理由是：人，是唐奇打死的，对我判得太重；唐奇则提出：杀人，是张艳提出的，没有她，我不会杀人。

案件报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大堆卷宗摆在我的办公桌上，我看了一审案件审理报告和判决，原来，这是一起因为三角恋爱，两个小伙子争风吃醋，其中一个杀死另一个的案件。这种事儿常见，没什么稀奇，只不过这起是“三角”中的“两角”联合起来，杀死了另“一角”，案情稍微花花一点儿。

卷宗里，有现场勘查照片，有二被告人指认作案现场的照片，也有死者死亡原因的法医鉴定。在一本卷宗的末尾，还用一个大信封装了一幅上诉人张艳的大幅美



术照。张艳长得很漂亮，但把她照片装到卷宗里，我实在不解其意，好在一审承办人是小刘，我们很熟悉，我就用电话问他。他说，这是一个照相馆老板送来的。因为这幅照片原来是镶在照相馆橱窗里的，老板听说张艳是杀人犯，才把它撤下来。撤下来往哪放，撕了吧，挺可惜，张艳漂亮得很。老板知道法院正在审理这起案件，就送到法院。我们没撕，也没退给张艳家属，书记员顺手把它装到卷宗里了。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案件可以不开庭。既然法律有规定，由于案件多，办案人手少，我们审理二审案件一般都不开庭，但必须到看守所提审上诉人。

那一阵子我在业余时间正在撰写一本《人间百案》，为了收集照片作封面、插图，提审张艳时，我还带上了照相机，觉得杀人犯是一个绝妙的少女，她戴着手铐、脚镣在接受审讯，这张照片一定别有特色。

当时，张艳和唐奇都押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在那里，我和书记员提审了张艳。审讯前，我跟张艳说了要给拍一张照片的想法。没想到，她不同意，问我：“我是不是有权利拒绝法院拍照？”我说：“对这种拍照你有权利拒绝。你若不同意，我们不照了。”她解释说：“我带着手铐、脚镣，身后又是看守所的铁窗、铁栏，这样的照片一旦发表，让熟人看了不好。”她说话直爽明快，声音也极清晰。

也许是因为她拒绝拍照，怕得罪了我，在一再解释、道歉的同时，回答我的问话也非常痛快。



我问：“你以前的供述都对吗？”

“都对。”

“如果有错的地方，可以更改，甚至也可以翻供，但必须实事求是，法院靠证据定案。”

她忙说：“我不翻供，我要说明的是，把张善生打死的事儿是唐奇干的，我只是在他打人的时候我给把着了，是唐奇致张善生死亡的。”

我让她详细讲述犯罪经过。她这样说：

前年春节，经我舅舅介绍，我认识了他们厂宣传科干事张善生。见了两次面以后，我们双方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来往，张善生经常到我家来，还在我家吃过饭，我也常去他家。

过了半年，我们车间的唐奇和我关系开始密切。他比我大两岁，有一天，他问我：“你有男朋友没？”我说“没有。”因为我和张善生仅仅是在恋爱，至于以后结果会怎样，会不会告吹，实在说不清。我害怕恋爱不成引起不好的议论，所以对这事儿我一直没声张，厂里的人都不知道。我跟唐奇也就没说实话。他说：“以后给你介绍一个。”唐奇性格活跃，我们经常开玩笑，跟他说话也比较随便。我就说：“你介绍的还能有好人啊？”他说：“肯定好！你相不中这个，还有别的，实在都相不中，还有我呢！我宁可做牺牲。”我回他一句：“就你那德行，得打一辈子光棍！”他嘻嘻一笑。



话说完了也就完了，他没给我介绍男朋友，但从这天起，我发现他跟我比以前亲近多了。有一次，我的鞋带开了，他竟蹲在地上给系上，要是以前，他才不干这种事呢！他经常用眼睛瞅我，挑逗我，我理解，这可能就叫“暗送秋波”。他还常把真话当开玩笑来说。“十·一”厂里组织我们去看电影，在途中，唐奇凑到我跟前，对我说：“看电影，得跟我未婚妻坐在一块儿。”

我问他：“谁是你未婚妻？你说清楚点儿！”

他笑嘻嘻地：“你啊！咱俩处这么长时间了，全厂都知道，中央电视台都播了，全国上下，没一个不知道的，你咋装糊涂呢！”说完就笑。

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挺愉快、挺开心。

我和唐奇，先是工友关系，后来是好朋友，到后来，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就变成了恋爱关系。他问我：“咱们结婚，你父母能同意不？”我没有思想准备，随便就说了一句，“我的事，别人谁也不管。”从那以后，我和唐奇的关系也明确了，从工友、朋友，已经发展到恋爱关系了。

当时，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不能同时与两个人恋爱，万一让他俩知道了，非得责怪我不可。我在细心比较这两人的长处、短处，决定辞掉一个，然后一心一意地与另一个保持恋爱关系。但我的考虑、犹豫，时间拖长了。到事情真相大白时，我们的“三角关系”已经拖了半年多。



当时我认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有几个异性朋友，无可非议。我和张善生、唐奇两人在同时恋爱，尽管不好，也不能说是违法、犯罪。因为恋爱，本来就有两种可能，不光光是恋爱成功，最后结婚，也有可能不成功，最后分手，这也很正常。

我经过比较，他俩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张善生是个书生，稳重、好学，有发展前途，家里经济条件也好，房子有两处，结婚不愁没房子。毛病就是过于一本正，跟他在一起枯燥无味，欢乐不起来。唐奇与他相反。唐奇活泼，说话幽默，愿开玩笑，跟他在一起有乐趣。虽然他穷，没房子，但如果与他结婚，能生活得挺开心。

留哪个，辞哪个，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为了不产生矛盾，我安排得很巧妙，每逢阳历的单日，与张善生会面，双日再与唐奇约会，让他俩见不到面。等到时机成熟，我在他俩当中选一个，立即辞掉另一个。这样，既能保证恋爱的成功率，又不至于因为恋爱不成而耽误了宝贵的青春时光。我现在才明白，当初不与他们明确是恋爱关系就好了。与他们保持相识、工友、朋友关系，以朋友身份与他们往来，就没有那么多说道了。

时间拖长了，终于露了马脚。有一天，唐奇很严肃地问我：“听说你正在跟别人恋爱，这是真的吗？”

我很吃惊，他怎会知道？由于我没能及时、果断地回答他的问话，他就判断出，我在跟他恋爱的同时，也



确实在跟别人恋爱。他一改往日的笑容，认真地跟我说：“你知道吗，为了跟你一心相处，我辞退了多少个姑娘？咱俩近半年来的关系是明确的，你要不想跟我处，你得告诉我一声，你不能骗我！”

唐奇严肃的脸十分吓人，也许是因为我有过错，内心就感到害怕。

唐奇仍然跟我关系挺好，我们仍然在相处。谁知，他在跟我相处的同时，就像个侦探，不知怎么探到了张善生的姓名、电话和单位。他俩背地里开始接触上了，并且发生了纠纷。

张善生来到我家，也挺严肃地跟我说：“咱们恋爱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咱家也去过了许多次，我的亲属、朋友都知道，如果咱们中断恋爱关系，是不是得有个理由。你们厂的唐奇已经跟我吵了好几次，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

唐奇背后去找张善生吵架，这事儿我一点儿没想到。事情复杂了，我开始害怕，思想上背上了一个大大的包袱。

这两个人见我就问怎么办？唐奇责怪我，说我耽误了他的婚姻，因为在这期间，他辞掉了好几个很好的姑娘，造成这个后果，问我怎办？张善生则说我欺骗了他，也欺骗了他们全家和所有亲友。从这以后，我们见面就争论这件事的是非对错。

说也怪，既然他俩都说我不对，在恋爱中，我又欺骗了人，又耽误了人，他们怎么都不提出跟我告吹？如果他俩都不跟我处了，我就再另选别人。或者其中一个跟我告吹，我跟另一个结婚，这个结局也好收场，



偏偏这两人都不让步。唐奇逼我说：“你想辞掉谁，说个原因，如果实在不好解决，咱去找厂里工会。”张善生也不让步，说：“你同时跟两个人恋爱，咱让你舅舅评评理。”

事儿越闹越大，我无路可走了。唐奇总在背后主动去找张善生论理，张善生的理由是：是我先跟张艳确定了恋爱关系，你唐奇凭什么要第三者插足。而唐奇的理由是：别说你们没结婚，就是结婚了，张艳看好我了，她有权离婚，她愿意跟我结婚，这是她的自由。婚姻自由，谁也管不着。这两人每逢争论一阵之后，就各自来找我论理，他们都是缠着我不放。张善生跟我说：“非你不娶，说别的没用。”唐奇则笑里有怒，怒里有笑地说：“咱三个人大干一场，拼个鱼死网破。我不弄死张善生，也得咱俩到阴间去结婚。”说完还挑衅地问我：“你以为我只是说着玩呢！”

他的话提醒了我。“三角恋爱死得快”这话有些道理，看来不处掉一个肯定不行了。除掉谁呢？怎么个除法？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为了不弄得满城风雨，也只能联合其中的一个，干掉另一个。杀人的事张善生不能干，只能联合唐奇，除掉张善生，要不，这场纷争无法平息。随着他俩的争吵，我这个主意也就逐渐确定。我等待时机，决定联合唐奇一起下手。

听了张艳这段供述，我问她：“杀人，不怕受到法律制裁吗？”她没犹豫，又接着往下说：

我杀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不



好处理，不除掉一个，我也很危险；二是我有侥幸心理，认为干得神秘，不留蛛丝马迹，案件破不了，不会出事儿。

联合唐奇杀害张善生，这话没法开口。在气头上说一说可以，动真格的，也许唐奇不干。我只好等时机用话探探唐奇，弄清他的底细。他若不干，再另想办法。

那天唐奇又来跟我磨叽这事儿，我趁机就说：“不管我对也好，错也好，事情发展到这儿了，我也没办法处理。咱俩还能把张善生杀了吗？再说，你有那个胆量吗？”我说完转过身观察唐奇的表情，想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态度。唐奇又惊又喜，好像早就有这种想法，马上就说：“张善生这小子不知趣。你俩先恋爱，后来你又跟我好，他应当知道他他不中你意，要是明白人，自动就退出了。他是自己找死。你要有这个想法，我帮你。”

成功了，唐奇明确表示同意。我们俩当时研究了杀害张善生的具体办法、时间、地点、步骤，甚至就连杀人后，尸体怎么处理都安排好了。

按照我们的安排，9月26日这天，我约张善生到我家来商量这件事，他来了。我给他冲了一杯咖啡，里边放进了鼠药，这是唐奇的意见。他说，咖啡味苦，放进鼠药不易喝出歪味。张善生喝了果然没有发现，等他呕吐、昏迷时，我就按事先的约定，打开小气窗，向室外的唐奇报信。躲在远处的唐奇看到了，知道我是让他进屋杀人，他很快就来了。

他进屋，见我正在给张善生捶后背，就从厨房拿出



了一根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大擀面杖，抡起来就往张善生的头上打。我怕张善生反抗，就势摠住张善生，唐奇专往张善生的太阳穴上砸。砸了多少下也记不清了，反正是一直把他打得一点儿不动了，我们才住手。

唐奇怕他不死，还用双手掐他脖子。张善生心脏不跳了，停止了呼吸。确认他已经死亡，我们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纸箱，我和唐奇俩人一起动手，把尸体装进去，用绳子把纸箱捆好。当时是傍晚，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们决定立即把尸体运走，防止天黑了反而引起别人注意。我们俩在自行车后货架上放块木板，然后把这个大纸箱抬上去，绑好。唐奇推自行车，我在后边给扶着，准备扔到郊外浑河边。

我们推着自行车大摇大摆地走着，穿街过巷，确实谁也不注意。身旁的人们都在急急忙忙赶自己的路，没人观察我们。走到一段下坡路，路面不平，自行车一颠，我没扶住，纸箱从货架上重重地摔下来。这一摔，纸箱裂口了，张善生的一只胳膊从纸箱裂口处伸出来，很明显，像是向行路人举报我们。我赶紧蹲下去，想把他的胳膊从裂口处再装进纸箱里。路旁的行人看见了，有过来看热闹的，唐奇一看，不好，说声“快跑”，他扔了自行车就跑，当我反应过来想跑时，唐奇没影了。我也迅速钻进了人海里逃回家，给唐奇挂电话。他说，“我们的自行车扔在现场，自行车的架子上有号码，很快就会找到我们。你赶快带点钱，我在火车站等你，咱俩跑吧！快！”当我到火车站时，已有大批警察集结在那里，对路人细细盘查。我们又决定